

晓航 / 著

群众出版社

e

时代获奖作家

“酷小说”系列



Enter

有谁为我哭泣



e 时代获奖作家
“酷小说”系列

有谁 为我 哭泣

晓航 / 著

群 众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有谁为我哭泣/晓航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5. 1
(e 时代获奖作家“酷小说”系列)

ISBN 7 - 5014 - 3319 - 4

I. 有… II. 晓… III. ①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②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2984 号

有谁为我哭泣——e 时代获奖作家“酷小说”系列

著 者: 晓 航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章 雪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hs.com
信 箱: qzs@qzchs.com
印 刷: 北京京安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189 千字
印 张: 10.25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5014 - 3319 - 4/1 · 1390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22.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晓航





自序

因为工作原因，我常常是一个被迫的旅行者。背着一本书或者碎纸上的只言片语为了商业利益的驱使飞到各种各样的地方喝酒，谈判，精打细算。

实际上，在忙碌的过程中，令我最感孤寂的时刻只有一种——那就是黑夜中跨越时区的飞行。周围的人都在沉睡，我心不在焉地捧着一本书，盯着舷窗外无尽的黑暗，不知何时才能到达太阳升起的地平线。

文学之于我，大概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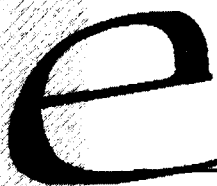


这样。

我一直以为文学是一个特别私人的爱好，虽然不至于像情人那样隐秘，但它至少不应该在世俗生活中常常提起，更别说去获取什么可观的现实利益。我参与这种“私人”的“星际旅行”的一个主要愿望，就是想通过非凡的努力，到达那种神的光辉可以照耀我的地方。

因为理想的存在，我越是在现实中沉浸，就越是反对那种庸常的现实主义。它使鸡毛蒜皮无限扩大化，并以微笑的面容扼杀了文学应有的想像力。在我的观念中，文学的任务应该是这样：它必须创造一个迥别于庸常经验的崭新的世界，并努力探索形而上层面的解决之道。

这部小说集的出版让我有机会对自己这几年来的作品做



一个小结，重读这些作品真是百感交集。在这些作品中，我看到自己对于彼岸的渴望，对于理想的执着，看到自己以非现实超越现实的冲动与迷茫，同时也在再一次的遗憾与叹息中，重新体验了人生种种，看着人们在那些遥远的世界里随云烟无声远去。

《有谁为我哭泣》这样的名字实在有点委婉，但它确实代表了我在这个浮华与喧闹时代中的某种沉思，某种感伤情怀，不过拥有什么或者手无寸铁都并不重要，哀伤终会远去，这部小说集也许会在某种时刻和某些人偶然相遇，它作为他们身边的一颗流星，闪烁一下，然后与他们擦身而过，最终相忘于宇宙。

生活教会每个人学会感激。这部小说集能够出版，完全得益于群众出版社的张蓉大



姐的关爱，她的热心与真诚使我这样的业余写作者十分难忘，我只有在以后的写作中用更好的文本向她致以文学的敬意才足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最后我想说的是，其实生活也常常震荡着我的思维，它总是使我陷入孤独的思考。我虽然在文学中沉醉如此，但是在这些年对于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体察中，我深深地感到：对于我，文学虽然深邃异常但并不是第一位的。作为一个独立的，接受理性自由主义框架的知识分子应该比作为一个认真的文学写作者来得更加重要。

我觉得这样的想法，对于我们即将步入的一个未来的开放社会，也许会更加意味深长。

2004/10/20



目 录

师兄的透镜> 1

零落九天> 65

有谁为我哭泣> 125

照我无眠> 183

来自深渊的拥抱> 244



师兄的透镜

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既是用不着的，又是古怪的。它的其中一个推论奇怪的申明：质量可以引起时间和空间的某种弯曲。

爱因斯坦还说过一句使人印象深刻的话，他说：这个世界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它竟然是可以理解的。

我是个普通的科研工作者，每天除了上班、工作，就是吃饭、睡觉，生活特别平淡。我未来的希望是娶一个合适的女人，过上舒服的小日子，一切就满足了。如果不是我的工作提醒，我才不会费心地想到地平面不是直的，因为日常生活中我看不到这个星球的任何弯曲迹象。

我师兄朴一凡可不一样，他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光线如何弯曲的。他是个真正的天空凝望者。每天除了用巨大的艾尔德望远镜就是用肉眼凝望浩渺的星空。说来好笑，他的任务（也是我的）就是力图发现宇宙中的第一缕星光（这个任务普通人



听完一定会开怀大笑)。可是由于宇宙爆炸后，那些第一批产生的恒星已经离开地球很远，所以它们发出的光线非常昏暗，连世界上最好的望远镜之一——艾尔德望远镜都难以分辨它们，这就使这项任务极其艰巨并且有点飘渺。

但我的师兄却把这个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成绩斐然。这里的原因很简单：他是天才，他能看到的和我们一样，但他能想到的和我们并不一样。

令人惊讶的是，我师兄并不努力，他每天花在望远镜前和计算机前的时间远远少于我。他总是在凝望一阵之后，就开始沉思。沉思一阵后，就郑重其事地站起来，煞有介事地丢下几句莫名其妙的话，然后就出去——去玩。

我师兄什么都玩，和各行各业的人一起吃饭、赌博，频繁地找各种女人。他还特别狂热地喜欢那种山水画。他的宿舍布置得就像一间画室。他常常在我吃饭的时候，睡觉的时候，推门而进，拿着一幅山水小作，问我他画得怎么样。不错，画得真不错，我总是毫无原则或敷衍或困倦地一边看电视或一边打哈欠夸他画得好，他听了之后就狂奔回屋，继续努力。

朴一凡和我从大学时就是同学，后来我们先后上了研究生，博士生。毕业之后，又在一起工作。应该说，我是最了解也最容忍他的人，他的种种不端及怪癖对我来说都像是天边的一块抹布，根本不用理睬。在课题组里，他是个思考者也是个领导者，我则从不用脑子，不是不想用，而是用不过他。合作时间一久，我就退化到只负责记录他的语录和完成他布置的具



体任务。因此同事们都嘲笑我是朴一凡的机械手。我听了内心虽然无奈，却只好接受。因为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我虽有努力之心，但是却也有自知之明并且乐天知命。同事们看我如此厚道，就放我一马，他们改了一个称呼，管他叫福尔摩斯，管我叫华生。

在爱情上，我们俩也处于类似的状态。在我们俩之间始终游走着一个女人，她叫于童。她是隔壁研究所的，有一次来我们所里做实验认识的。所里的光棍们都特欣赏她，觉得她气质不错，有些小家碧玉的风范。她先认识朴一凡，后认识了我，也弄不清她对谁好，反正我觉得她对我不错，朴一凡觉得她对他好。她就这样一碗水端平，不偏不倚地对待我们已经有五六年了，我们都觉得自己有戏，又都觉得自己得加把劲儿。

但是朴一凡有一个劝降的习惯，他常常跟我说：算了，你别争了，就你那水平，根本不是对手。

我反驳说：凭什么？科研上你行，爱情上你还行？我就不信，咱看她最后和谁结婚。

朴一凡听了非常不屑地一撇嘴，极其轻蔑地说：就你？就你们？告诉你一句话，noway！

这是洋文，朴一凡在表达他的自负时，常常这样。不过我敢于那么说，也并不是红口白牙的瞎说，我是分析过于童的心理的。她肯定欣赏朴一凡的才华，但她觉得朴一凡不稳定，身边女人太多，心思也转得诡秘。因此，她就适当地抓住我这根稻草，朴一凡不行还有我接着呢。这是一个十分保险和经济的



策略。她稳赢不输，而我也乐得当预备队，因为我坚信这个世界并不总是给A角预备的，B角也会有机会，这个道理已经被无数事实证明了。

另外朴一凡为什么说“你们”呢？我知道他这个“你们”的意思，这时他已不是在指爱情而是在指科研的事情了。说来话长，和我们这个中心实验室有协作关系的，大约有七八个实验室，他们都是导师当年的关系户。这些实验室的同行们和我一样，努力但没什么思想和创意。不过在社会上混久了，人们世俗的机灵劲儿还是有，为了使这份带有科研性质的工作维持下去，大家需要科研成果，可谁能出科研成果呢？大家全都看准朴一凡，因为他是天才，他有创意，所以大家就下定决心吃定他，只要他有什么想法，大家就一起跟风。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样的习惯，朴一凡的任何一个小想法经过七八个实验室的来回振荡，就能弄成一个大的思想体系，还能发表十几篇论文。有时，甚至朴一凡一时错误的思想都能被大家飞快地利用，直到几天之后突然朴一凡醒悟过来，一边拍着桌子一边说错了，大家才会骤然停下写了一半的文章。

所以说，朴一凡就像一个十分高明的厨子，而我们——众多的实验室的庸才们就像一帮十分谦虚的食客，都在笑咪咪的等着分享朴一凡提供的免费午餐。朴一凡因此怨气冲天。他曾经在一次春节联欢会上指着大家的鼻子说，早晚有一天，我会甩掉你们。大家当时听了都哈哈大笑，表情上十分的心安理得。大家才不怕呢，他们心里想，只有要我们捧定你，就能吃



定你，你跑不了。可我信，我师兄朴一凡不仅聪明，而且为人自私，这种事他干得出来，他是不能容忍人家这么摩拳擦掌地吃他一辈子的。因此，我理解他说“你们”时的恨意，他迟早会一箭双雕稻谷香——这是他的另一句名言，什么意思我也不太明白，对于天才的话我从来都是努力去猜，猜不着就歇了，因为我实在是个庸才。

经过努力，我们这个“星空瞭望”联合课题组总算获得了一大笔经费。各个实验室的人们都非常高兴。课题组正副组长们马上开始研究奖金分配方案。这个联合课题组虽然科研上靠了朴一凡，但按照惯例，当头头发号施令的必然是另外一些人。这些人从不搞科研，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搞人际关系，乐于也敢于向领导送礼，用现代的话讲，这叫情商高，他们在这个体制下最适于当头头。

头头们关在屋里，搞了几套方案，可不久全都作了废。大家纷纷打听作废的具体原因，头头们嘴很严，不说。不过打听多了，还是能隐隐感觉到，可能是主要人员的奖金定不了，所以才使整个分配方案流产。这个主要人物是谁呢？大家一猜就知道是朴一凡，这个问题是难解决，给他多了，群众不干；给他少了，他不干。他要是不干，整个课题就不再是“星空瞭望”而成了“空中楼阁瞭望”。现在的头头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干得邪乎，他们也开始注意点门面，这就给了干实事的人一点活路——我的意思是说：一点点活路，活不好，但，凑

合着活。

这天晚上，我在实验室看书。我是奉命留在实验室等朴一凡的。头头们知道我和朴一凡关系非同一般，就叫我探探朴一凡的口风，问问他到底想要多少奖金。

大约晚上十二点，朴一凡才回来。他脚步很重，通通地走到实验室，一拉开门，一股酒气就扑鼻而来。朴一凡几乎是摔在椅子上，之后他拿起长条桌上的茶壶，倒了一杯茶水，一饮而尽。

忘了说了，我们实验室最有特色的是那张长条桌。它厚重而结实，从实验室的那头贯穿到这一头，上面放满了书籍，计算机，水杯，制图工具。它是由我和朴一凡共同设计并且制造的。

“回来啦，你可回来啦。”我因为等了很长时间，心怀不满地说。

朴一凡醉醺醺的点点头，他把皮凉鞋脱下，两只脚高高地搭在长条桌上，大脚趾头还来回动着。我抽抽鼻子，除了酒气，我分明还闻到了脚味。

“你是不是又去搂陌生女人的腰去啦？”我嫉妒地问。

“嘿嘿——”朴一凡瘦瘦的脸上扬起得意的一笑，他推推眼镜，把头仰在椅背上，瞭望着天花板，手指自在地在长条桌上有节奏地点着。

这个家伙怎么运气这么好，天天有女人搂，我一边想一边合上书。“我有个问题想问你。”我说。



朴一凡没理我，他从兜里拿出一个女人用的口红盒，把小盒子打开，上面的一面镜子马上闪烁起来。他晃着镜子，很快就找到角度，把实验室的灯光反射到我身上。

“你无聊不无聊？”我说。

朴一凡没有说话，他似乎很专心地想把更多的光集中在我身上。过了一会儿，他才开腔道，“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我说。

“这是什么？”朴一凡晃晃口红盒问。

“镜子，平面镜。”我说。

“平面镜的主要功能是什么？”他问。

“反射。古代的时候，阿基米德曾让全城的人运用平面镜的这种功能把光反射到敌人的战船上，最后烧了敌人的战船，大胜而回。”我答道。

“那么透镜呢？”他接着问。

“折射，聚焦，放大。”我继续答道。

朴一凡听了我的答案，推推眼镜点点头，把口红盒收起来。他说，“回答正确，看来你念过高中物理。”

“怎么，你有什么新发现吗？”我注意起来。

“没有，没有——”朴一凡伸出手坚决地一摆，他现在对我十分警惕，因为他的所有思想火花全是我无偿泄露出去的，其他实验室的人因此和我关系特别好。

我不信，但也没继续问下去。据我对他的了解，这家伙一定是发现了什么正在保密。我不着急，因为我对朴斗争经验丰

富，他要是真有了什么，必定还会来找我。因为这家伙就这样，他有了新想法一定会找人讨论。我虽然出卖他的次数最多，但也是和他进行认真探讨次数最多的人，他离不开我。

“这样吧，你现在回答我刚才的问题？”我说。

“说——”

“你需要多少奖金？”我问。

朴一凡把头靠在椅背上，想了想一边动着大脚趾头一边说，“哎呀，这可是个大问题。一时说不清。”

“总有个大致想法吧，这也不保密吧。”我说。

“大致想法当然有，”朴一凡说，“总的原则是让你们这些寄生虫都急死和气死。”

“真的？你真打算这么干？”我斜着眼睛问。

“Why not？”朴一凡用他的典型的中国南方英语答道。

联合课题组很快就召开了一次正式会议，各个实验室的负责人纷纷从各地赶来。会议的表面议题是研究有关课题的进展情况，实际上是研究奖金的瓜分方案，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劝朴一凡放弃他狮子大张口的想法，给大家留一杯羹。

那个会是在我们实验室召开的，整个会开得极其冗长。科学家们在说到正题前，一直在假装讨论课题的事，每个实验室都谈到了最近的进展，拿出了一些模棱两可的数据。大家话里话外，都在捧朴一凡。虽然大家都知道朴一凡各色，但是这是大家的一贯做法，反正挥手不打笑脸人，捧他一下他心情总是好的，不至于站起来骂人。在心情好的情况下，谈事情就